進學解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原文 | 譯文 |
|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，招諸生立館下，誨之曰：  「業精於勤，荒於嬉；  行成於思，毀於隨。  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。  拔去兇邪，登崇畯良。  佔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無不庸。  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。  蓋有幸而獲選，孰雲多而不揚？  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；  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」 | 國子先生早上走進太學，召集學生們站立在學舍下面，教導他們說：  「學業由於勤奮而專精，由於玩樂而荒廢；  德行由於獨立思考而有所成就，由於因循隨俗而敗壞。  當今聖君與賢臣相遇合，各種措施建設全部實施。  除去兇惡奸邪之人，提拔優秀人才。  具備一點優點的人全部被錄取，擁有一種才藝的人沒有不被任用的。  選拔優秀人才，培養造就人才。  只有才行不高的僥倖被選拔，絕無才行優秀者不蒙提舉。  諸位學生只要擔心學業不能精進，不要擔心主管部門官吏不夠英明；  只要擔心德行不能有所成就，不要擔心主管部門官吏不公正。」 |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言未既，有笑於列者曰：  「先生欺餘哉！  弟子事先生，於茲有年矣。 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。  紀事者必提其要，  纂言者必鉤其玄。  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。  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。  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。 觝排異端，攘斥佛老。  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。  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。  障百川而東之，回狂瀾於既倒。  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。 沉浸醲郁，含英咀華，  作爲文章，其書滿家。  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；  周誥、殷《盤》，佶屈聱牙；  《春秋》謹嚴，《左氏》浮誇；  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詩》正而葩；  下逮《莊》、《騷》，太史所錄； | **話沒有說完，有人在行列裏笑道：**  **「先生在欺騙我們吧？**  **我侍奉先生，到現在已經很多年了。**  **先生嘴裏不斷地誦讀六經的文章，兩手不停地翻閱着諸子百家的書籍。**  **對史書類典籍必定總結掌握其綱要，**  **對論說類典籍必定探尋其深奧隱微之意。**  **廣泛學習，務求有所收穫，不論是無關緊要的，還是意義重大的都不捨棄；**  **夜以繼日地學習，常常終年勞累。**  **先生的學習可以說勤奮了。**  **抵制、批駁異端邪說，排斥佛教與道家的學說，**  **彌補儒學的缺漏，闡發精深微妙的義理。**  **探尋那些久已失傳的古代儒家學說，獨自廣泛地鑽研和繼承它們。**  **疏導異端學說就像防堵縱橫奔流的各條川河，引導它們東注大海；挽救儒家學說就像挽回已經倒下的宏大波瀾。**  **先生您對於儒家，可以說是有功勞了。**  **心神沉浸在古代典籍的書香裏，仔細地品嚐咀嚼其中精華，**  **寫起文章來，書卷堆滿了家屋。**  **向上效法法虞、夏時代的典章，深遠博大得無邊無際；**  **周代的誥書和殷代的《盤庚》，多麼艱澀拗口難讀；**  **《春秋》的語言精練準確，《左傳》的文辭鋪張誇飾；**  **《易經》變化奇妙而有法則，《詩經》思想端正而辭采華美；**  **往下一直到《莊子》、《離騷》，《史記》；揚雄、司馬相如的創作，同樣巧妙但曲調各異。**  **先生的文章可以說是內容宏大而外表氣勢奔放，波瀾壯闊。**  **先生少年時代就開始懂得學習，敢於實踐，**  **長大之後精通禮法，舉止行爲都合適得體。先生的做人，可以說是完美的了。**  **可是在朝廷上不能被人們信任，在私下裏得不到朋友的幫助。**  **進退兩難，一舉一動都受到指責。**  **剛當上御史就被貶到南方邊遠地區。**  **做了三年博士，職務閒散表現不出治理的成績。**  **您的命運與仇敵相合，不時遭受失敗。**  **冬天氣候還算暖和的日子裏，您的兒女們哭着喊冷；年成豐收而您的夫人卻仍爲食糧不足而啼說飢餓。**  **您自己的頭頂禿了，牙齒缺了，這樣一直到死，有什麼好處呢？**  **不知道想想這些，倒反而來教導別人幹什麼呢？」** |
| 子云，相如，同工異曲。  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。  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爲；  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於爲人，可謂成矣。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。  跋前躓後，動輒得咎。  暫爲御史，遂竄南夷。  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。  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。  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。  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。  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爲？」 |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先生曰：「籲，子來前！  夫大木爲杗，細木爲桷，  欂櫨、侏儒，椳、闑、扂、楔，  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  玉札、丹砂，赤箭、青芝，牛溲、馬勃，敗鼓之皮，  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  登明選公，  雜進巧拙，  紆餘爲妍，卓犖爲傑，  校短量長，  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。  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，轍環天下，卒老於行。  荀卿守正，大論是弘，逃讒於楚，廢死蘭陵。  是二儒者，吐辭爲經，舉足爲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，其遇於世何如也？ 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，行雖修而不顯於衆。  猶且月費俸錢，歲靡廩粟；  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；  乘馬從徒，安坐而食。  踵常途之役役，窺陳編以盜竊。  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臣不見斥，茲非其幸歟？  動而得謗，名亦隨之。  投閒置散，乃分之宜。  若夫商財賄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庳，  忘己量之所稱，  指前人之瑕疵， 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，欲進其豨苓也。 | **國子先生說：「唉，你到前面來！**  **要知道那些大的木材做屋樑，小的木材做瓦椽，**  **做斗栱，短椽的，做門臼、門橛、門閂、門柱的，**  **都量材使用，各適其宜而建成房屋，這是工匠的技巧啊。**  **貴重的地榆、硃砂，天麻、龍芝，車前草、馬屁菌，壞鼓的皮，**  **全都收集，儲藏齊備，等到需用的時候就沒有遺缺的，這是醫師的高明之處啊。**  **提拔人材，公正賢明，選用人才，態度公正。**  **靈巧的人和拙笨的人都得引進，**  **有的人謙和而成爲美好，有的人豪放而成爲傑出，**  **比較各人的短處，衡量各人長處，**  **按照他們的才能品格分配適當的職務，這是宰相的方法啊！**  **從前孟軻愛好辯論，孔子之道得以闡明，他遊歷的車跡周遍天下，最後在奔走中老去。**  **荀況恪守正道，發揚光大宏偉的理論，因爲逃避讒言到了楚國，被廢黜而死在蘭陵。**  **這兩位大儒，說出話來成爲經典，一舉一動成爲法則，遠遠超越常人，德行功業足以載入聖人之行列，可是他們在世上的遭遇是怎樣呢？**  **現在你們的先生學習雖然勤勞卻不能順手道統，言論雖然不少卻不切合要旨，文章雖然寫得出奇卻無益於實用，行爲雖然有修養卻並沒有突出於一般人的表現，**  **尚且每月浪費國家的俸錢，每年消耗倉庫裏的糧食；**  **兒子不懂得耕地，妻子不懂得織布；**  **出門乘着車馬，後面跟着僕人，安安穩穩地坐着吃飯。**  **局侷促促地按常規行事，眼光狹窄地在舊書裏盜竊陳言，東抄西襲。**  **然而聖明的君主不加處罰，也沒有爲宰相大臣所斥逐，難道不幸運麼？**  **有所舉動就遭到毀謗，名譽也跟着大了起來。**  **被放置在閒散的位置上，實在是恰如其份的。**  **至於度量財物的有無，計較品級的高低，**  **忘記了自己有多大才能、多少份量和什麼相稱，**  **指摘官長上司的缺點，**  **這就等於所說的責問工匠的爲什麼不用小木樁做柱子，批評醫師的用菖蒲延年益壽，卻想引進他的豬苓啊！** |

註釋

國子先生：[韓愈](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authors/682)自稱，當時他任國子博士。唐朝時，國子監是設在京都的最高學府，下面有國子學、太學等七學，各學置博士爲教授官。國子學是爲高級官員子弟而設的。

太學：這裏指國子監。唐朝國子監相當於漢朝的太學，古時對官署的稱呼常有沿用前代舊稱的習慣。  
嬉：戲樂，遊玩。

隨：因循隨俗。

治具：治理的工具，主要指法令。《史記·酷吏列傳》：“法令者，治之具。”畢：全部。

張：指建立、確立。  
畯：通“俊”，才智出衆。  
率：都。庸：通“用”，採用、錄用。  
爬羅剔抉：意指仔細蒐羅人才。爬羅：爬梳蒐羅。剔抉：剔除挑選。

刮垢磨光：颳去污垢，磨出光亮；意指精心造就人才。  
有司：負有專責的部門及其官吏。  
六藝：指儒家六經，即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儒家經典。百家之編：指儒家經典以外各學派的著作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把儒家經典列入《六藝略》中，另外在《諸子略》中著錄先秦至漢初各學派的著作：“凡諸子百八十九家，四千三百二十四篇。”春秋戰國時期，各種學派興起，著書立說，故有“百家爭鳴”之稱。  
纂：編集。纂言者，指言論集、理論著作。  
膏油：油脂，指燈燭。

晷：日影。

恆：經常。

兀兀：辛勤不懈的樣子。

窮：終、盡。  
異端：儒家稱儒家以外的學說、學派爲異端。《論語·爲政》：“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”[朱熹](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authors/459)集註：“異端，非聖人之道，而別爲一端，如楊、墨是也。”焦循補疏：“異端者，各爲一端，彼此互異。”

攘：排除。

老：老子，道家的創始人，這裏借指道家。  
苴：鞋底中墊的草，這裏作動詞用，是填補的意思。

罅：裂縫。

皇：大。

幽：深。

眇：微小。  
緒：前人留下的事業，這裏指儒家的道統。韓愈《原道》認爲，儒家之道從堯舜傳到孔子、孟軻，以後就失傳了，而他以繼承這個傳統自居。  
英、華：都是花的意思，這裏指文章中的精華。  
姚、姒：相傳虞舜姓姚，夏禹姓姒。

周誥：《尚書·周書》中有《大誥》、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、《召誥》、《洛誥》等篇。誥是古代一種訓誡勉勵的文告。殷《盤》、《尚書》的《商誥》中有《盤庚》上、中、下三篇。

佶屈：屈曲。

聱牙：形容不順口。

《春秋》：魯國史書，記載魯隱公元年（前722）到魯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間史事，相傳經孔子整理刪定，敘述簡約而精確，往往一個字中寓有褒貶（表揚和批評）的意思。

《左氏》：指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簡稱《左傳》。相傳魯史官[左丘明](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authors/384)作，是解釋《春秋》的著作，其鋪敘詳贍，富有文采，頗有誇張之處。

《易》：《易經》，古代占卜用書，相傳周人所撰。通過八卦的變化來推算自然和人事規律。

《詩》：《詩經》，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保存西周及春秋前期詩歌三百零五篇。逮：及、到。

《莊》：《莊子》，戰國時思想家[莊周](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authors/685)的著作。

《騷》：《離騷》。戰國時大詩人[屈原](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authors/238)的長詩。

太史：指漢代[司馬遷](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authors/608)，曾任太史令，也稱太史公，著《史記》。

子雲：漢代文學家揚雄，字子雲。

相如：漢代辭賦家司馬相如。  
見信、見助：被信任、被幫助。“見”在動詞前表示被動。  
跋：踩。

躓：絆。

語出《詩經·豳風·狼跋》：“狼跋其胡，載疐其尾。”意思說，狼向前走就踩着頷下的懸肉（胡），後退就絆倒在尾巴上。形容進退都有困難。

輒：常常。  
竄：竄逐，貶謫。

南夷：韓愈於貞元十九年（803）授四門博士，次年轉監察御史，冬，上書論宮市之弊，觸怒德宗，被貶爲連州陽山令。陽山在今廣東，故稱南夷。  
[三年博士：韓愈在憲宗元和元年（806）六月至四年任國子博士。一說“三年”當作“三爲”。韓愈此文爲第三次博士時所作（元和七年二月至八年三月）。

冗：閒散。

見：通“現”。表現，顯露。  
幾時：不時，不一定什麼時候，也即隨時。

爲：語助詞，表示疑問、反詰。  
籲：嘆詞。  
杗：屋樑。

桷：屋椽。

欂櫨：斗栱，柱頂上承託棟樑的方木。

侏儒：樑上短柱。

椳：門樞臼。

闑：門中央所豎的短木，在兩扇門相交處。

扂：門閂之類。

楔：門兩旁長木柱。  
玉札：地榆。

丹砂：硃砂。

赤箭：天麻。

青蘭：龍蘭。

以上四種都是名貴藥材。

牛溲：牛尿，一說爲車前草。

馬勃：馬屁菌。

以上兩種及“敗鼓之皮”都是賤價藥材。  
紆餘：委婉從容的樣子。

妍：美。

卓犖：突出，超群出衆。

校：比較。  
孟軻好辯：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載：孟子有好辯的名聲，他說：予豈好辯哉！予不得已也。”意思說：自己因爲捍衛聖道，不得不展開辯論。

轍：車輪痕跡。  
荀卿：即荀況，戰國後期時儒家大師，時人尊稱爲卿。曾在齊國做祭酒，被人讒毀，逃到楚國。楚國春申君任他做蘭陵（今山東棗莊）令。春申君死後，他也被廢，死在蘭陵，著有《[荀子](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authors/320)》。  
離、絕：都是超越的意思。

倫、類：都是“類”的意思，指一般人。  
繇：通“由”。  
靡：浪費，消耗。

廩：糧倉。  
踵：腳後跟，這裏是跟隨的意思。

促促：拘謹侷促的樣子。一說當作“役役”，指勞苦。

窺：從小孔、縫隙或隱僻處察看。

陳編：古舊的書籍。  
財賄：財物，這裏指俸祿。

班資：等級、資格。

亡：通“無”。  
庳：通“卑”，低。

前人：指職位在自己前列的人。  
瑕：玉石上的斑點。  
疵：病。瑕疵，比喻人的缺點。如上文所說“不公”、“不明”。  
杙：小木樁。

楹：柱子。

訾：毀謗非議。  
昌陽：昌蒲。藥材名，相傳久服可以長壽。  
豨苓：又名豬苓，利尿藥。

這句意思說：自己小材不宜大用，不應計較待遇的多少、高低，更不該埋怨主管官員的任使有什麼問題。